

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眇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鶯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鶯子眇眇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三絕句首章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鶯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柰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惋劉慶得泰娘歌云泰娘本常尚書家中謳者尚書爲吳郡得之誨以琵琶

琶使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間爲蘄州刺史張恣所得懇請官武陵而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復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雨夕朱弦已絕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妹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躑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綽綽爲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名傳到今况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聘聘節義非泰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册有顏魯公畫象徐師川題詩曰公  
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楚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  
似魏徵天下非正親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  
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  
途捷去不可緘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  
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難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  
載勇夫慙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  
然此篇不爲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  
誦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  
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  
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世誠艱辛生逆  
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  
嫉忠假禦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  
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頰騏驎童之詩語意皆超拔亦  
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  
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曰雍唯至閔子  
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魯子有子  
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齊

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曾皙待子不惑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惑至云因鉏耒謀傷或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臨父於不義戒門人曰參來勿內子切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爲之辭且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曾爲之幸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

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劾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植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飈冷雨斜風頻入臺冬凋峰木雪滿塵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時吹笋排林上吳州還見竹

漢國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注  
蘇王將軍曹霸實李仲妙苑丞相猶諸郎龍眼居士善  
畫馬獨與二子逢相畫兩馬駢立真驕驕一馬脫去仍  
騰驤浣花老人今已六十年三馬雄平章飽知畫肉亦  
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  
坐街門數眼雅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扇梨蕊皆  
可咀膏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音其旦暮見  
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若僧  
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掃寺門甚有詩家風骨而談者  
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其人癡默習氣也其說可  
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  
新天子臨御不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告  
里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贅食大  
倉爲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爲耿耿予誦白  
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  
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  
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  
略考國朝以來名鄉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濟大用者

如王黃州稱楊文公德李章武諱張年產詠孫宣公漢  
晁少保通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辨滕  
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曾子開聲彭器資需劉原  
甫啟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觀諸  
公皆不遇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  
以食或無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  
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  
景賢賢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

篇蓋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  
蓋以自况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  
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  
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八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  
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  
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仕在家為  
長屬有三幼第八稚姪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

宋名得名家無長物澹泊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官次大畧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爲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耆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爲過云

###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

前鄉貢進士薛彥儒建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軍二人參軍三人錄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鑄之金石而誤如此浮州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爲嘗入都堂治事卽報至外郡尤所不曉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爲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爲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僖昭之時負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勅繫樹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具

趙國王錢俶天維節度符彥師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

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

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佺與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佺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諸俸則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爲開府儀



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  
改爲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爲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  
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  
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  
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文字要點檢

作文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檢若一失  
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  
陽公作

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

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映日月爲之正冠而容再  
拜而後敢仰視蓋

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口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乎  
予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于群玉而賜以飛白予  
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直呼陸經  
之字又登真觀御書閣記

太宗飛帛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每  
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  
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仁宗故事  
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爲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

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  
是之知體

###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爲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  
知制誥故稱羨之爲三字謂尚書侍郎爲六部長貳謂  
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爲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畫以在  
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爲侍從蓋  
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公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  
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

皆列名御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趙鑿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  
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  
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  
吳奎右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  
員爲額劉沆作相典領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  
建明於是負外用之嘗爲一時言者所論正此時云

###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諸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棘將死  
之域而以一入片言轉禍爲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

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蕭何爲民請上林苑  
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爲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  
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  
中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憚即日赦出  
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  
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  
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  
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  
政爲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別黨請召  
致廷尉元帝不省爲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

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  
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宥因決免於是免爲庶人高祖文  
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於是可見

###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  
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論則言之與謨忠之與嘉分而爲  
二傳注者皆未嘗爲之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皋陶不  
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  
之中皋陶矢謨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語一言可考不知  
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皋陶

乃爲通論

免有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爲故事所無案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黃槐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守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于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

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然數世之後益爲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阿魯文易

五式今二

平

三五

三

一

一

在統於子游州陸  
心源非送國子監  
北書圖藏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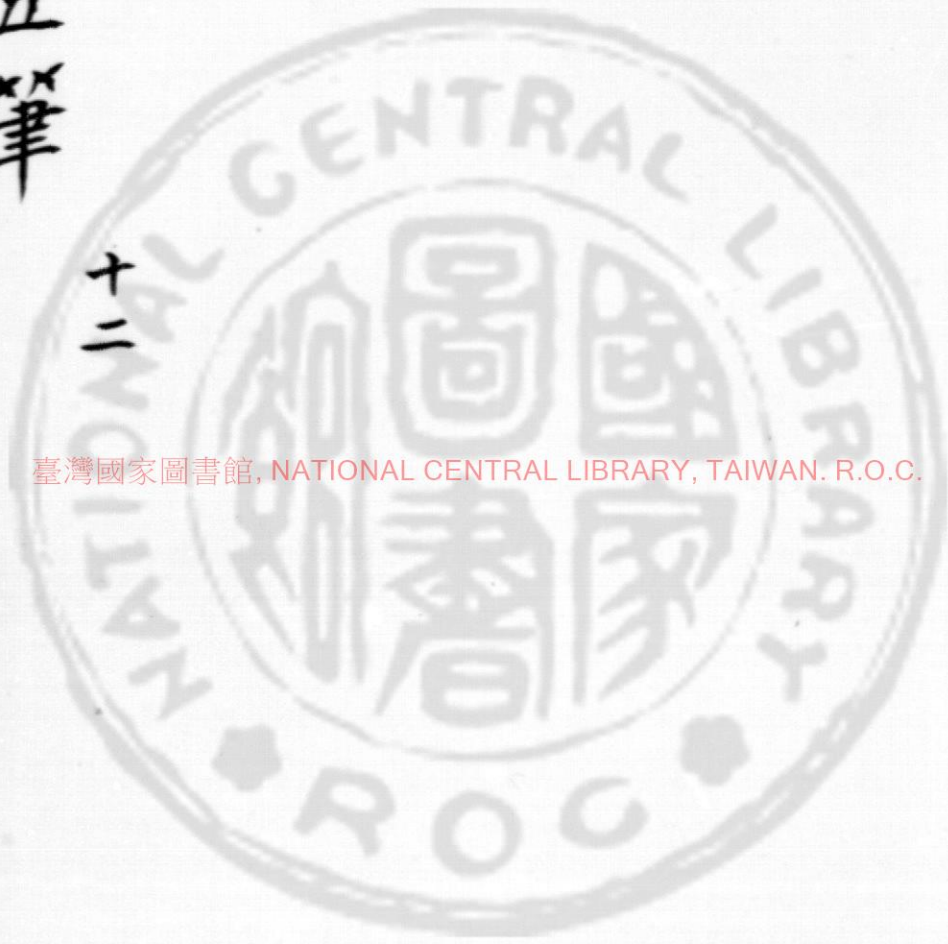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

十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鍾鼎銘識

三代鍾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切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聲牙尚可精求其義它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詭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鍾於是鬻於是以錮余口梟

氏量銘曰時文思睿允鑒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奉厥後茲器維則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  
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畿國  
子莫余敢止孔惺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  
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  
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者獻公獻公乃命成叔蕃乃  
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  
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蕃乃考  
股惺非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帝施于烝鼎彝扶風  
義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物也賜爾祈嘗備瓊戈  
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  
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艱澁無緒乃爾漢去周末速武  
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群臣上壽寶象  
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  
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者  
獲汾陰睢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義陽鼎下  
群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絀之又何也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



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  
之形獻讀爲犧犧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  
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  
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  
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  
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  
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  
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  
則知目所未親而臆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  
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  
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  
尤爲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匱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  
於隨筆近復畫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  
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置東高閣  
故其所引用絕爲乖者今一切記之於下以事好事君  
子與我同志者商之於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  
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匱則又以爲齊癸公之  
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

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已鼎曰父已者雍已也繼雍已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邪至父已尊則自云雍已之子太戊爲其父作予案以十干爲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即報癸已即雍已是六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非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爲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爲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案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

而祀文公名益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爲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邪予案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鄉錡曰駒伯犖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叔夜鼎曰考諸前代叔夜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周州自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爲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爲氏則一耳予案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乎遂以爲氏尤

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它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廼斯人蓋衛物也予案元銘文但曰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爲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爲公子案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武公之事周慧季鬲曰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甄姜敦有惠仲而此鬲銘之爲惠季豈非惠爲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案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

類皆上爲謚而下爲字烏得以爲氏哉齊侯罇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案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爲州乎宋公涇鐘銘云宋公成之涇鐘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剗公成未知孰是予案宋共公名史記以爲殺春秋以爲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剗成君爲第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案經所書但云

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爲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爲定陶共王子案恢正封梁王後徒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歆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恂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碌碌然又爲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碌碌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

### 共陸陸

###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濁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書案是時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在相

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諂劉后云

###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說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權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群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

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爲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

記

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

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爲薪  
斵石爲砲伐竹爲篋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噶衛士

### 僧官試鄉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  
之矣自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  
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  
試鄉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  
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  
罷

### 大觀算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爲  
先師交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  
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  
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史  
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良卜楚丘史趙史  
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  
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  
吉臨孝恭張魯元王朴二十八封伯鄧平劉洪管輅  
趙達祖沖之續紹信都芳許遵政劉焯劉焯傳仁均  
王孝通羅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綰郎顛襄

指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下閼嚴君平劉徹姜廣  
五建夏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  
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  
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閼周定太初曆而妄人  
封伯下閼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  
云

###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  
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泗水之說且以  
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杞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

以却赧王之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  
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殷舁而  
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  
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  
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  
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  
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卜太一宮之  
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曰  
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周鼎西方曰彤鼎西南曰  
阜鼎西 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

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鼎為隆鼎餘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微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真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遵為編脩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為有土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為例案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



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書時及張詠  
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圖復爲大學士亦升  
泌爲讓而止案崔圖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  
十年反以爲圖引泌爲讓甚類前失也

###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以今爲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輒爲  
宗室所奪蓋以盡歷已到部人之故案宣和七年八月  
臣僚論

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至崇寧初大啓僥倖遂使任意  
出官又優爲之法參選一日即在闈選名次之上以天  
吏之貴其間不爲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滯縱恣出爲民  
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爲億萬人  
之公利誠爲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人通理  
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

### 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

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太優宗室參選  
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遠勞効顯著之人  
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  
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此二段元未嘗  
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猖獗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狃於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  
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  
字分揭於上曰每歲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  
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  
年以奉宸庫珠千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  
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  
樁南庫所貯金銀褚券合為四十萬緡

神宗尤所垂意入紹熙以來頗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  
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况減决五字悉  
以水為之筆陵切雖士人札翰亦氣至篇正收入於水  
部中而之部之未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  
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若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盛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天說賚子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座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講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  
陸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肯以  
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  
者分為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  
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一部經四科可比六度以  
十哲可比十分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自行之先何故  
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為辨析乃曰儒書與義既已討論  
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  
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  
道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  
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為誕日上儀殊為可省  
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元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碎景  
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為作青詞  
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  
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  
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  
不侔矣玉篇姁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

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顯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子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校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繼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天哉光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頃臾

瞬息頃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怛刹那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

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  
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  
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判舉之  
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許  
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  
有可不舉行故事也

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大夫又不得勤特命

為吏部郎中今朝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昉恬靜

久應磨勘不肯自言

帝曰本職若効朝士養名而冀進之則將習以為高非

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今朝請節十年不磨勘特遷

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所以為綜

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北人不見竹故分綠  
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初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  
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芻言說  
而直以為竹遂點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叙載淇園

之行正術產也安度語有撻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仁宗時賈逵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眾謂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仁后問宰相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言故事諫官皆薦禁待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

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寢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績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也從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先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績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  
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爲之有虧故往往從容比年以  
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  
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  
蓋有愆人意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  
傷知州李悝取其爲首者杖而拘之城市以戒妄訴用  
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悝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  
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  
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

姓見憂出於

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弟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次其  
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而鄭康成所  
注又特爲簡當旨意出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  
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廬衰莊麻經注云惠子廢  
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文子繇曰子辱與彌牟之弟  
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嘗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



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  
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  
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  
辱臨其喪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  
位注所譏行案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  
五畿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為透  
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先入闈人為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內而脩容焉子貢先  
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以此止以言下之曾子後  
入闈人辟之注見兩齊相隨彌牟蒸也今人讀此段直

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  
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  
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  
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  
君之與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  
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  
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襄弘  
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

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典晉爲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  
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  
魚叔魚况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弗  
爲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蓋已  
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  
春冬綃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  
仲儻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  
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

因記熙寧初

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  
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  
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  
檐

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緣檐而怒其奢

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  
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  
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  
百十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它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昨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二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九稅額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其喻受

之際往往歷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即中興佐體量多其條盡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權况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力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權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之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為故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權茶為害最為湖北提點刑獄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

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殺勅其跡謬守坐貶秩茶  
場司行劄子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  
所常用殺又詆其賣直鈞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  
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  
後殺死於末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  
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國史  
坡公所編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陶  
文輔乃五章也五孺醇翁之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後改僕  
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守越制詞結尾  
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  
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以云知  
府蓋從其實子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  
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  
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叢爾小壘區  
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  
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有詩云鑿月爲歌扇裁雪作舞衣同時人張懷

慶竊爲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  
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謂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  
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  
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侍郎委  
徽州創樣捺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數給  
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關處置五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  
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網運悉同見錢

無欠數賠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  
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

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信於市以錢易楮  
焚弃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  
自嬖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充一楮因  
入對言之喜其復行

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  
著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僞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  
未嘗政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  
十朝遂以爲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

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緡非有微利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至九百七十得質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故易曉也

###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靈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役而生徃徃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

大呂陶奏疏論之雖嘗帖革至紹聖又復然

###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曠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五廷下通刺曰衙以曉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刺以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為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為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遣叙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前列之崇卑無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凡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

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官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凡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

上領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  
未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別撰  
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皇后閣中老  
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官正乃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  
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  
蓋昨訓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選人注  
擬於私第故事法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呼左  
相陳希烈於座隅時以侍中為左相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

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  
國忠諤謂諸妹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火策書此以見  
國忠顯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  
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三省事  
得治事于家第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所親將仕郎吳  
說往見坐于便室設一卓陳筆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  
數十片于上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滯滯曰自初登科  
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  
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  
其路分顧曰要何處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



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絨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鄒可簡以新茶獻即可漏上書秘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缺又書一紙付出少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才選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雅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靈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內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窠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寧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王堆于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云捨天閣在人何在雁月堂深恨亦深

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郤瑤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縵  
舉自寧知有照臨衣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  
語雖紀實然大露筋骨不若前而章潭成也左頗有才  
最善譚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僕除權工部侍郎時張  
循王之子子頰子正皆帶集英脩撰且進待制美會繁  
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為吏部侍郎蓋以  
繳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為工部侍郎  
長肯作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陞卒未休左  
居西湖上好事情謂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駸公

必於其倫後世之談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之  
一也漢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  
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晉魏駸子為政以其子茂為梗陽大夫謂  
成鱗曰吾與茂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鱗誦大雅文王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慎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為  
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釋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  
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  
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諛不以為嫌乃  
知孟子所謂類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

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至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睿作聖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為對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為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為對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乂蓋與五事各同人之齊聖不週飲

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子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否

媵字訓

媵之義為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東迎魚鱗鱗兮媵予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為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子謂

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行奇字故  
用以入經如法為藻柄為枋邪為表莖為嫩呼為零拜  
為摻詔為磬怪為傀暴為颯擗為籍風為飄斜為蠶槁  
為菱螺為贏牌為蠹魚為敝埋為狸吹為斂陔為滅暗  
為節析為榛探為揮翅為翼摘為茗駭為賊擊為輦奉  
為禕與夫盾鯨胖繡璽眈剔醜康難結蠶和綉躡嬰樂  
悚之類皆它經解用子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  
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  
拾虞夏二書外它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天命  
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侖古禹字也意  
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而無傳亦  
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  
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焉摠意林所述各有一  
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  
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放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

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態獰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剽視必殺此五行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楊子云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

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案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

從之求書而荅云必欲齊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彌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楊雄方言云食闌音與慙音同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闌亦謂之慙慙今禮部韻略收入

漢注皆不引用

### 摠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摠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牒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

中昭度不書常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  
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  
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  
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佑二年雒陽  
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辨  
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致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  
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  
王鎰樂彥祺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  
也而注云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  
樂彥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

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致王鐸王重榮李  
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檢  
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歟它皆不復可究質矣

###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  
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塚子其歲  
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制吏補外州  
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  
轉負唯推塚之日以疾不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  
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